

□孙葆元

中华文化以物喻理，博大精深。树与人类伴生伴助，人们很早就注意到它的品质，或松龄千年，或杨柳婀娜，或槐荫玉立，说的是树，喻的是人。于是我们发现“树”这个词有两重含义，一重是作为木本植物的“树木”的含义，是名词；另一重是以树喻立、喻直的文化含义，是动词。以树拟人，树又不似人。直树为栋是哲理，歪树为美就是美学，怪树为奇便喻成独特，我们看到林林总总的树构成森林，也看到形形色色的人构成社会，这就是中国树的文化。

中国人喜欢树，把树写进诗文、绘入图画，成为不可动摇的文化传统。丹青山水必有树，山水画家说，树是山水的眉目。明白无误地说，山水画就是一张脸面，这张脸面上如果没有眉眼，那是多么难看！清代著名文学家李渔支持其婿沈心友及王氏三兄弟编绘画谱、成书出版的《芥子园画谱》教习作画，其中的“树谱”通篇赋予人情事理。“画树起手四岐法”便说的是树的特征，“岐”实际是“歧”之误。歧者，是分岔，是不相同。树必分枝，没有一片相同的叶子，自然也没有一根相同的枝杈，以此喻人最为贴切。树谱说：“石分三面、树分四枝也。然不曰面而曰歧者，以见此法参伍变幻真若路之分歧。”画中的“石分三面”便是立体的石，“树分四枝”是说树的枝杈向四面伸展，是立体的树。古人对于三维空间很早就有了清醒的认识，于是要求“四歧之中面面有眼，四歧之外头头是道”，这是图画中树的美学。

原则确立，紧接着讲树的画法。如果画两棵树，务必一棵大树、一棵小树相搭配才好看。画谱说，一大加一小是扶老；一小加一大是携幼。大树须婆婆多情，小树须窈窕有致。这是不是以人比树？如果画三棵以上的树，画谱则要求“须左右相让，穿插自然”，这是人的和谐美学，于是就分出“交形”与“分行”的规则，让读画的人读出画中的意趣。画中的树挺立着、交织着，其实是人的挺立与交织。

以人比树，大概是有了文学就有了这样的比拟。《诗经·小雅·巧言》说：“荏染柔木，君子树之。”这里的“树”是种植，说风采无限的树木由君子栽培，把“荏染”的树与君子等同起来，意味着君子如树，风采无限。由此管子说，“一年之计，莫如树谷；十年之计，莫如树木；终身之计，莫如树人”，他比喻说，种植粮食，有一年的盘算就够了；种植树木，须十年盘算；那么，树立一个人呢？须终身盘算。树人当然是树德。《尚书·周书·泰誓》说得更直接：“树德务滋，除恶务本。”这里的“树”是建立，说的是：建立德治，务必深益；剪除邪恶，务必根尽。

在中华文化观念里，人生如树，树生即人。且看王安石的《忆昨诗示诸外弟》诗：“忆昨此地相逢时，春入穷谷多芳菲……此时少壮自负恃，意气与日争光辉……男儿少壮不树立，挟此穷老将安归。”他也在讲人生树立以及不能树立之哀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吕不韦列传》中更进一步讲到，树立人生要从根本上“树本”之理。当年吕不韦曾规劝华阳夫人：“不以繁华时树本，即色衰爱弛后，虽欲开一语，尚可得乎？”是说人立于世，不要以青春靓丽为资，而应以贤德正直为本。他的劝告虽然动机存疑，但人本思想是没有差错的。这是“树本”最早的文字记载。此后，人们以树为范例，建树起无数的



树与人 中国文化中的 【文化杂谈】

英模，为人寰立行为标本，为思想立正确准则。人与树并立于世间，共同绿化着这个生气勃勃的世界。

人并不盲目地效仿树，对于树是有取舍的。效其直，慕其坚，羨其韧，人的行为准则就有了耿直、坚强、坚韧的品格，同时，又弃其斜、怪、丑，斥其不成材。原来人们是以堪用、担当来评价树的。树又是人们心中的骨架。故宫的梁柱是树木做的，这些树生时婆婆多情，斫后承梁负脊，肩起一座巍峨的宫殿，实际上是肩负起一段历史，这样的树如何不让人心生敬意？难堪大用的斜、怪、丑却是入画的好素材，这样的树以奇标新立异，形成中国画里的美学共识。直立与歪斜，端正与怪异，在树的身上完成了对立与统一。

以物取意，唯物立标，是中华文化的智慧。物尽其用，物便多情，树就寄托起人们无限的情感。贺知章看到了柳的依依多情，便说：“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。不知细叶谁裁出？二月春风似剪刀。”一语既出，派生出柳的文化。插柳寓意不择生存环境，折柳寓意留别，把柳条盘成枝冠戴在头上寓意生发，把柳条插到门上寓意辟邪。贾思勰在《齐民要术》里说：“取柳枝著户上，百鬼不入家。”柳便成了战胜邪恶的力量。桃树是柳树之外被屡屡钟情之木，唐代元稹咏桃花：“桃花浅深处，似

匀深浅妆”，桃花是结队登场的女子；崔护笔下的桃花更是花与人的叠印：“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”；李贺则有点伤春：“况是青春日将暮，桃花乱落如红雨。”一棵树，在不同人的眼里具有不同的姿态，这是文化观念的解读。

最被人尊重的是松树。松树千载，华亭如盖，且不朽腐，是中华文化中极庄严的形象，有文以来，没有谁敢轻褻玩弄。魏晋时期的刘桢以松树勉励自己的从弟：“亭亭山上松，瑟瑟谷中风。风声一何盛，松枝一何劲！冰霜正惨凄，终岁常端正。岂不罹凝寒，松柏有本性。”这哪是说松，分明是在说人。陈毅将军另寄深意：“大雪压青松，青松挺且直。要知松高洁，待到雪化时。”了解将军生平的人，都知道这是他的自我写照。如果仅仅满足于松龄鹤寿，那文化就俗了，松的文化是它苦寒而不凋、艰岁而青葱的本色。

另一株经岁寒而愈红的是枫树，它也是被人尊敬的树。杜牧忍不住停下脚步赞赏它：“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。”这是对生命的礼赞。杨万里眼光诙谐，他眼里的枫树是一个调皮的孩子：“小枫一夜偷天酒，却倩孤松掩醉容。”把松、枫间杂在一起，塑造了《芥子园画谱》里的意境。中华传统文化从没有无来由的谬赏，我们击节赞叹贞节、高洁、气节、不屈、不折，都是从树的性格中引申过来的。

□戴永夏

今天是夏至。夏至是一年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个节气，一般在6月21日前后。这天，太阳直射北回归线，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、日影最短的一天。正如清人陈希龄在《恪遵宪度抄本》中所言：“日北至，日长之至，日影短至，故曰夏至。”

夏至作为一个农历节气，起源于春秋时期。清代以前，历代对此节都很重视，其重视程度不亚于过端午、中秋。正因如此，产生了许多与之相应的习俗，如祭神与祭祖。夏至的一项重要活动就是祭祀。祭祀的对象一是土地神，二是祖先。夏至祭祀土地神的习俗在周代就已经出现，以后历代不衰。西汉末年，朝廷又按阴阳方位在长安城北郊建起了祭土地神的祭坛。此后历代虽礼制不同，有时天地分祀，有时天地合祀，但都在都城建有祭坛。民间祭祀土地神多在土地庙、田间等地方进行。浙江《东阳县志》记载：“夏至，凡治田者不论多少，必具酒肉祭土谷之神。束草立标，插诸田间，就而祭之，谓‘祭田婆’。”土谷神和田婆都是掌管土地的神。祭神的祭品以面食为主。因夏至时节正值小麦收获，用新小麦做成面食供奉，亦有让土地神尝新之意，既表达了对他们赐予丰收的感谢，又祈求来年再获丰收。民间还有祭祖之俗。过去每逢夏至，不论贵族还是平民，都要在家中或祠堂祭祀祖先，主要祭品也是用新麦做成的食品，有让祖先尝新、报家庭平安之意。诚如清人黄印撰写的《锡金识小录》所记：“夏至日，荐新麦。晨煮麦粥供家祠及五祀。”

夏季是许多农作物生长的时期，降水对作物的成活和产量影响很大，民间故有“夏至雨点值千金”的说法。为使风调雨顺、庄稼丰收，许多地方流行夏至求雨的习俗，有的求龙王，有的求二郎神，有的求关公。但如果雨水过多，庄稼涝了，人们又会在夏至这天祈求晴天止雨。祈求止雨的方式，有的地方采用巫术——挂“扫天婆”。“扫天婆”也叫“驱云婆婆”，是能扫云止雨的神婆。过去在西北陇东一带，如遇久雨不晴，妇女们便用五色纸剪一个七寸余高的女人，手持扫帚，再穿上线绳，吊上竹竿，在夏至这天插在墙头，使其飘飘扬扬，仿佛是在天上打扫阴云，让天气放晴。在挂“扫天婆”的时候，人们口中还唱道：“扫天婆，快快扫，扫尽乌云出太阳，收下黄豆打豆腐，收下稻谷吃白饭，你我都享福！”

夏至正值麦收时节，

此时家家有了新收的麦子，面食相当丰富。在诸多面食中，面条最被看重，多数地区都有在夏至这天吃面条的习俗。面条的种类很多，有汤面、炒面、卤面、过汤面、珊瑚面、翡翠面等，其中食过汤面最为普遍。过汤面又称冷拌面，其制作方法是先将面条在开水中煮熟，捞起，再用冷开水浸凉，配上黄瓜丝、胡萝卜丝等菜蔬，用芝麻酱、香油、醋等调料拌食。

夏至吃面条，老北京最为讲究。每年一到夏至，家家必食面条。如果这天举行生日宴会或有红白喜事、祭祀宴请，也都离不开面条。正如清人潘荣陛在《帝京岁时纪胜》中所言：“是日，家家俱食冷淘面，即俗说过水面是也……谚云：‘冬至馄饨夏至面’。”夏至为什么要吃面条？据说此日吃面条，一是有尝新庆丰收之意；二是以面条的细长比拟夏至白昼的时间长，取一个福寿绵长的好彩头。

除吃面条外，各地还有其他食俗。江南有些地方，夏至这天食麦粽。据《吴江县志》载：“夏至日，做麦粽，祭先毕，则以相饷。”这种麦粽在祭过祖先后，还作为礼物，在亲友间互相赠送。

山东一些地区，夏至这天有煮新麦粒吃的习俗，将新收的麦粒放入锅中，添水煮熟即可食用。煮麦粒颇受孩子们欢迎，他们常用麦秸编的小笊篱，从盛麦粒的盆里捞麦粒吃，边吃边做捞麦粒游戏，颇多情趣。

夏至时值农历五月，民间称五月为“恶月”，认为此月多毒邪，人易生病，因而夏至也有一些驱邪健身的习俗。这些习俗主要有吃百家饭、健粽与束核等。吃百家饭就是夏至这天吃百家做的饭。据宋代吕原明的《岁时杂记》记载：“京辅旧俗，皆谓夏至日食百家饭则耐夏。然百家饭难集，相传于姓柏人家求饭以当之。有医工柏仲宣太保，每岁夏至日，炊饭馈送知识家。”这种吃百家饭的习俗，在宋代很流行。如果百家难凑齐，就用姓“柏”（百）人家做的饭代替。当时人们认为，吃过百家饭，体内便集百家之正气，足以驱除暑邪保健康，故能耐夏。健粽就是用束粽子的草绳系手足。过去在苏州等地，每到夏至这天，家家包粽子祭天地，同时人们还用束粽子的草绳系在手足上，据说这样可使人避免身体瘦弱多病。束核就是将李子的核系在腰间，据说这样可以防止气噎、促进健康。宋代诗人范成大在《夏至二首》中就形象地写了这两种风俗：“李核垂腰祝饯，粽丝系臂扶羸。节物竞随乡俗，老翁闲伴儿嬉。”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孔昕 美编：陈明丽